賢識錄

病榻遺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賢識錄

陸釴撰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賢識錄

四明陸人鉞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紘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聿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

爲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謦欬如有聞之句蓋謂
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出何孟春餘冬序錄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饌與父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
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恊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出祝允明野記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

庶戚辮髮推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
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
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旣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疚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
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
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
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
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褡不許與庶民
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出餘冬序録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蓋　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其孫戡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爲奉祠曰聚爲祀丞隸宮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定暨閎至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戊

詰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爲祭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今欲恃覇我則當有財貨納賮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耶故臣曰若篤
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劒叱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揮劒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咲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
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温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

遂定聚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聞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亏考歐陽集古目録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出餘冬序録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凉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出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呂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士釋固守太傅丹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兒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齑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議如君言乃繞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
生民請命煩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辭非常言辭復慷
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君叩城門呼
曰函開吾事濟矣（閽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啟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墓憲舉親而劾讎有
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

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出餘
冬序
録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
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九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
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
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
唐太宗昭靈之號定於奠長孫皇后時武侯合奠乾陵其
號定於高宗初奠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
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

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宜亮曰加以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會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焉

出餘冬序錄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爲窆官敗壞不可拯

故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

年十月丁巳朝退兩有二內使乾靴行兩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膏民脂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飾

倹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定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上曰内使輩衣食於内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定官禁今九内使於宫城門内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内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内使等於宫城門内鬬毆先鬬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

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監門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二百兩

十年內使以文事內送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歸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送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又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

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敕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出陰冬序錄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勑不能達九數賜每有之舟輸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出野記江伯兒者毋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代山嶽願毋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毋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

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若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遺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氷割股亦聽其為惟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癈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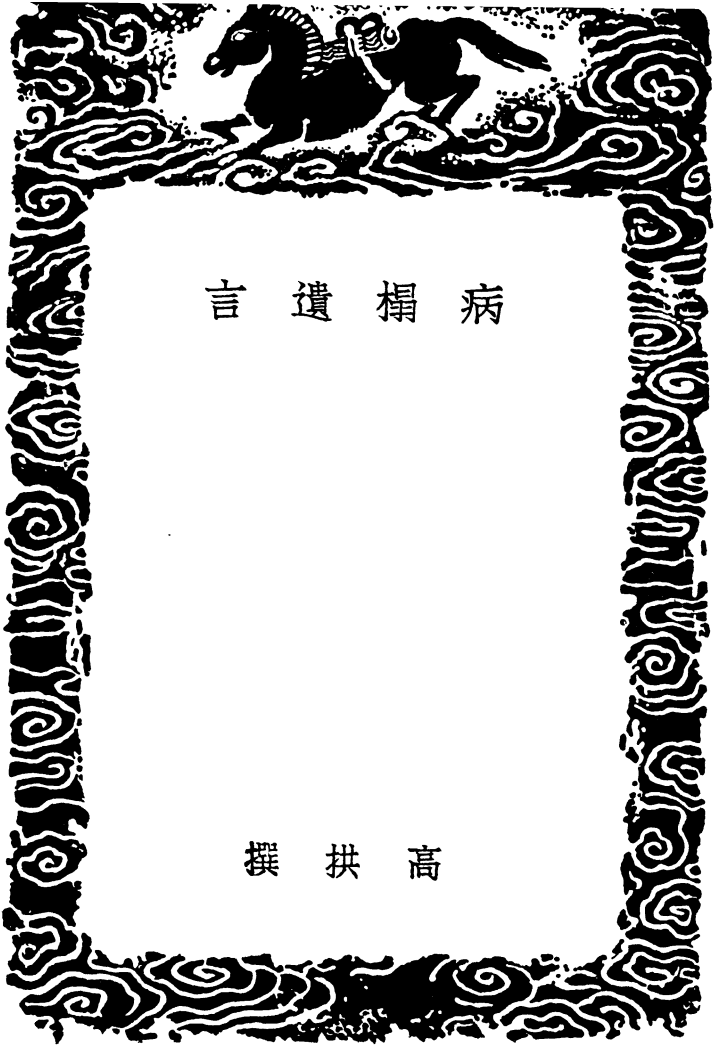
養乃垂旌之文帝勑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茶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會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其親以口體之養殺死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

爾好事者遂羨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勑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出餘冬序錄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棄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竢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是民益墮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

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户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蝟蘇民户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出餘冬序錄

賢識錄終



病榻遺言

高拱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鍾百官入班臣拱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来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

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裡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

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荅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冊墀　上呼荼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荼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

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踡踖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　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　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

在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即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蓋拱見得居

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巳時傳　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逅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

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咎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盖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咎云乃　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揣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説乃知居正盖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内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

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

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　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

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皐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末藥　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蓋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觝觸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伏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損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

乙欲其闢則嗾之使闢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李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已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算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既以

示德於我既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人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頗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白渠惶甚莫遣爲居予爲解慰以爲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既露相對甚難爲顏囘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衆別走路徑專交通内臣陰行事於内而司禮太監馮保

者狡黠陰很敢於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爲兄弟諮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爵深德之爲之斡旋於内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揑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佯爲不知此事已久寻甚患之而莫可奈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客黨嗾言官攻我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

者會殷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內閣添入荊人即擡
肯付保誑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
添人朝臣皆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
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荊人之爲也荊人之意予則
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
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
當迴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內外爲計以制吾之
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肯將柰之何辛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參論福建
將官金科朱玨則贓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

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劾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寛受二犯賄乃不屬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接受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隨准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責法情罪甚重荆人見奏尚如死灰顙有泚鬱鬱咨嗟不已曰戚總兵已站不住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又招納戚繼光

受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日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　朝廷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即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玨富甚又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即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令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蘊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

尚家居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荊人不得已先餂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何以知荊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觀公動靜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願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荊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

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趣　上病不理事好嗾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　東宮出閤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寸以爲　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　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　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頲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　明旨既不敢以擅入而惓惓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　題望　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

進之忠盖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　上允之乃荊人遂捏一　肯嗾保奏　上曰　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　上曰也罷保遂出　肯行之　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荊人之爲盖荊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　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踈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　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踈慢是　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曰輪一人不是通往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荊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　文華殿東小房與荊人密語

屏左右遠立不得聽聞直至　東宮出乃已日爲常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官論我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中省吾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舉事甚切君誠以此時劾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俾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

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即傳示大埜曰聞高老欲陞君僉事矣於是詹庸即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即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曰一叩之説即爲首件應荆人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擬　旨曹大埜這厮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厮排陷輔臣及降字而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既不能護庇則姑爲輕緩之辭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領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

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蓋渠既散言南北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爲果大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理寺有一官上本論高爺矣蓋亂我也而竟無之乃予則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洶洶憤激不平之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陷元輔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上曰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曰　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更非宜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出視事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者事甚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即上疏救之乞留大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既爲人所嗾所賣失意怏怏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自詣吾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公當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

張集獨本劾曹大埜傾陷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媒蘗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蓋指荆人馮保之事言也荆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如何比　皇上爲秦二世予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上荆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借以威衆乃嗾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

萬歲爺爺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世予顧荊人曰公昨日有此言荊人默然而又使保宣言曰　上怒本在御前意叵測將欲廷杖爲民矣又曰廷杖時我便問他今日誰是趙高喧傳內外而張集則曰在朝房聽聲買南蛇膽買棺木分付後事謂必死矣有荊人門客問曰這事如何了荊人曰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而內外之言若合符節然集既朝房聽處

而人情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已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埜恐曾省吾之說又日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荊人發其奸謀乃荊人密黨郎中王篆謂荊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漆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荊人即使篆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已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踪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劾荊人交通馮保嗾使言官誣陷首相旦夕且上荊人窘甚惶急無以爲計尋聞之乃茫然曰　上病甚若聞荊人害我事必盛怒茲

時也安可以怒　聖慮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荊人害我則何人爲處必　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能處乎安可以苦　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爲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隹周良臣劉渾成王璇至朝房諭之曰聞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　上病甚一聞此說將何如處碩諸君當以　君父爲重吾寧受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　聖心乎且此說爲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甚丁寧懇惻四人遂編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荊人不

知也乃是日薄暮荊人褰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公何言荊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埜事謂我不與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已如此碩公赦吾之罪予舉手曰　天地鬼神祖宗　先帝之靈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荊人曰以此責我我將何辭但碩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荊人俛首

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頓赦罪容改過耳予曰公不須困心茲科道嘖嘖有言吾已托四科官偏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良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已矣何言吳周皆其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往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弄在吾身上不必告罷遂已既荊人聞吾言則憾二人於是吳又賣周而自造荊人訴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荊人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既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斂形迹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事勢如此竊自計曰　上病甚二人內外爲奸而閣中止吾與彼賴天之靈　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吾必持正與爭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一人專政　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　先君之托苟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疏力請內閣添人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少有顧忌也　上允之於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荊人敵一時倉卒無可柰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語予曰荊人誦狠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

態於是閣中稍寧靜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指之中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荊人宦保交結盤據內援外應既密既久及　先皇晏駕愈益甚彼此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寢不勝憤憤乃謀諸太學士高儀曰今　新主在幼而二人所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　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何儀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內閣劉晦菴河南人謝木齋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

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尚頎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　上纔十齡荆人陰狠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頎形迹凡吾一言當即報保知行一事即爲計授保使從中假吉梗我而彼袖手旁觀佯爲不知凡荆人之謀皆保爲之也凡保之爲皆荆人爲之謀也明欺　主幼以爲得計如此吾尚可以濟　國家之事哉儀曰然則何如拱曰昨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已見勢不可爲業以死許　先皇不復有其身也今惟有死

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得正而斃猶可以見　先皇於地下且　上登極後即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言之吾今即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　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以防彼之串通捏　上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陷死生不復顧矣儀長嘆曰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止也至　上登極之日拱乃即上疏曰大學士高拱

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茲者恭遇
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
臣等謹開件　上進伏頲　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
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一　祖宗舊規御門聽
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　玉音親荅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荅以致
人生玩愒甚非事体昨　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荅
天語莊嚴　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遍
京城小民亦無不忻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
一親荅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他人之口豈

不解体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荅某件該荅某件該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　皇上御門時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荅至於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荅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拿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荅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係屬人心伏乞　聖裁　一　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　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

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該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究欺罔情弊何以昭察已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燭而　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

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　事必商奏乃得盡其情理況　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皆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精詳情無壅

敝不惟　膺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　一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　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乞　皇上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　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上若或有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

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
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
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
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
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
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
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
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
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
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容切而有留中者及至

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發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懌乃不送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遵　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拱以爲今日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第一之疏而保即作梗如此若不明正其事則自茲以後必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

高儀謹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件仰裡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尚有酌目條件如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五日一請見如未豙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是因時處宜之事必須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況　皇上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奏即未發票即未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進伏望　皇上

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
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
無可柰何乃將先本留内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
曰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都依擬行
是時中外臣民皆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惧又見
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
保自升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
道一至於此將来必有叵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
臣藎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
出不納則駭惧益甚於是六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

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前旨除以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大小皆倫而至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乃今有屢犯重條無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職等聞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馮保平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誨淫之器以蕩　聖心私進

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此事無人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弘治十八年太監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帝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本論劾遂將張瑜拿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帝又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終不能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即傳馮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　聖旨有條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即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

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爲司禮豈輔導之任內官豈顧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虛實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御清密事豈宜明寫在外以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使人畏不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不可赦者三也　陛下登極之日科道官侍班見馮保直升御座而立皆甚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

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御座者　太祖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爲者而保乃爲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無　君不道一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權豈不可畏之甚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　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恣侈糜之導鰲山一作浪費不貲其視邦財等若糞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產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

御用監內官監及供用庫內本管太監翟廷玉言少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挈玉庫役勒送千金遂陷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寶物盜取無算太監崔敏盡知此其耗　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年間問發逆軍保即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賄雖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一陞爲錦衣百户一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爲伊姪馮天駿馮天駟謀陞錦衣千百户家丁王賢王才王欽張勳邵淳等皆以厮役濫竊校尉名色若王賢者又冒陞百户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

聖旦冬至端陽三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內使二百餘人每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寶羅段等物名曰見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户石金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兩保即索受五千餘兩張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賫送金背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盜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疋保既連贓捉獲乃索受管局太監陳洪銀物二扛暗將獲贓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

禮監太監黃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凡二
食盒進　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玉帶蟒衣不
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永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
恃強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
有大青大碌盈數寸許者保乃逼伊侄滕鳳送入私
囊復與太監陳洪爭奪鳳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
萬兩因不可得忿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疆禦罪之
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內使徑奪屍骸妄殺無辜妻孥
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兇獄亦皆人所共知
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

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　先皇長君照臨於上而保尤政爲如此況在　陛下冲年而倖竊掌印虎而加翼爲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　陛下必爲其所欺侮　陛下政令必爲壞亂不得自由　陛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爲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內廷共爲蒙蔽恣行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　社稷　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著人皆知其必爲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　武皇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釁幾危　社稷方驚悟誅其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　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

且有此逆謀況保當　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巧又甚於劉瑾者是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　皇上俯納職愚　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拏問明正典刑如有巧進邪說曲爲保救者亦望聖明察之則不惟可以除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僭橫宦官壞亂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宸斷以杜禍本事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

者必彰法於幾初而使人不敢僭必制禦於方萌而使人不敢橫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橫肆壞亂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令天下而保安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橫之罪著且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齡之年嗣登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實係萬方之觀瞻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寶座始即　天子位則寶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

乃敢儼然竟立於御座之上不復下站殿班是其日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在殿陛之上如此則在梓宮前可知矣其在初服之時如此則將來又可知矣馮保僭橫之罪漸豈可長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閒住者原無給米撥夫之例也保乃妄奏閒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祖制私作威福敢於皆　先帝之恩敢於挠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

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嘖嘖私語謂馮保操權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耽視　皇上大肆更張失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安用此宦豎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熾者其爲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矣況保之惡爲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業不易保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大奮乾剛亟賜宸斷將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橫情罪大寘法典奪孟冲違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心知警初政肅清而　主勢永尊矣除具題外理合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爲懇乞　聖明嚴遣姦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心事職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蔓蔽之患莫甚於中官蓋內外間隔姦弊易生一借寵頠則縱肆大作其拙鈍無能者其爲弊猶淺其黠巧不測者其爲患則深矣此自古聖帝明王必慎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見今之中官如馮保者剛復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於逢迎變詐熟於窺伺暴虐久著賄賂彰聞此羣情之所共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之也特

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俾免　聖世之誅然終　先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知人之明矣茲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崩逝辰時忽傳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始而駭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不真舉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傳示而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是果　陛下意乎則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可疑也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即此推之而其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爲也哉易曰履霜

堅氷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即其掌司禮監也事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之漸已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奏所經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倘此人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執奏於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明言於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　先事此職等所以不敢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之患即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即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法制之森嚴即其神靈之照察孰有自作不典而能

逃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薪之言亦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徃鑑昭然知幾在早況當　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姦惡如馮保者若不早爲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荅天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之勇將馮保特賜投擯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一切罷去庶羣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初政者不淺也伏乞　聖明留意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公本劾保緣科本皆具揭内閣而道本未具揭故不録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令徐爵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之而待郎魏學曾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使人語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皆言公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衛護此閣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也此蓋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閣者攻我也閣敗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訪外間

企無此說今公爲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上疏辭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是遂成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禍魏子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勿令上見是夜開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來定計遂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日早拱在閣荊人稱病不出有　旨召內閣五府六部衆皆至荊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既乃假病狀扶曳而入予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爲昨科道本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爲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

我去則無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於是太監王蓁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蓁曰張老先生接旨意荆人接受展閱則內開云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强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

附權臣篡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上既在幼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是誰爲之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起拱復獨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曰總上一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荊人恐蹤跡發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曰張老未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恐以禍福衆本遂不敢上而荊人欲掩飾其事乃自上疏大學士張居正等乞慎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傳奉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主如何只阿附權臣篾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

此臣儀卧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白傳示外居正方自天壽山覆視陵地回還途中觸帽盛暑嘔泄瀉已註門籍調理忽聞傳宣力疾扶掖趨至　會極門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惶臣等看得高拱歷事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慎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直外貌威嚴而中實過於謹畏臨事兢慎如恐弗勝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三人俱至御榻前親受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號哭欲絕者屢每惟　先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負荷爲懼豈敢有一毫專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又豈敢自干　國紀以速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其意蓋欲復　祖制明職掌以仰裨　新政於萬一詞雖少直意實無他又與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上亦非獨拱意也若　皇上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何所逃仰惟　皇上登極大寶　國家多事之時正宜任使老成匡贊聖治豈可形跡之間遽生疑二且拱係顧命大臣未有顯過遽被罷斥傳之四方殊駭觀聽亦非　先帝所以付託之意也伏望　皇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慎念　國家之重老成可惜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

忠蓋光贊新政不惟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　皇上知人之明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昭之信任博陸後先相望矣如以申明職掌爲閣臣之罪則乞將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皆知儆矣疏上乃揑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徐爵封入內票發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也獨有本者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日有禍令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　上既在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國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

餘而不知蹤跡之露翻有不能掩者也次早予辭朝即行荊人來顧曰我爲公乞恩馳驛行予曰行則行矣何馳驛爲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爲此獨不畏黨護負國之　旨再出耶荊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非爲我蓋作門面使天下以爲我行非出彼意故雖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竟予遂行不備威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閑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每優加恩禮今拱既奉　旨閑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拱原籍河南

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長途跋跛實爲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爲榮幸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眞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伺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說乎而豫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

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皷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搕弄　君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比鄉祝曰吾　皇雖幼然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天地鬼神　祖宗　先帝之靈益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　社稷之禍拱雖萬死亦并心祝畢遂出登車魏確菴云不可既有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荊人所爲故不用也然既稱　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大學士高南宇在病間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

死人情洶洶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今後内邊事不要說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　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已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爲幸而前事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好黨布滿　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　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即深居避咎不復聞知之矣予既歸客有過知其事

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力爲之解今乃卒爲所謀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當時爲和解取容今爲所賣則悔也然我彼時爲　先皇病篤恐苦　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　先皇也今吾順以送　先皇終而曾未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左右執之搜撿則無鬚男子假內使

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密謂保曰柰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高氏戚口隨票旨著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保於是使人以二劍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鞫問閉户屏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汝來刺　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永享富貴王大臣在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美而教之誣高閣老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深仰欵厚教之使熟記待

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與同謀於是保遂差廠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挈高家人蓋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博必與己同心遂密謀於博曰此事當何如處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居正面赤意沮不懌博與臺長葛守禮同年相厚密以此情語葛葛又與同寮僉堂陳省厚閒以語之而省乃居正之幕賓也當奔告居正居正以博洩己意遂深恨之

乞致其去云又太僕卿李幼滋者居正之鄉人至厚者也時方病注門籍乃强起造居正謂曰公柰何爲此事居正曰何謂我爲幼滋曰　朝廷拏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厥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萬代惡名必歸於公將何自解居正强應之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柰何謂我爲之蓋居正雖飾辭以荅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　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

房白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云事已成矣柰何科道官意不已連候五日自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纔發君心天已知何須問我決嫌疑願子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明而居正意已決尚不轉移遂令錦衣朱希孝等入廠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廠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雹不止有東廠

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户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兒王大臣言語不一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廠機密獄情安得送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說長矣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夾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

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瞪目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氣得面色如土又强問曰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說隱情即厲聲曰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

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內中同行列者相呼以姓曰某家云）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鑾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鑾子出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內邊有人說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

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翻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官既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說此事今既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景嵩韓其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皆降調外任蓋雒前此曾劾綸已有旨矣而今仍追降罰之蓋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

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無一言當將處決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鬚白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老爲功初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爲盡露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

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賢識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二五